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著

现代目录学，粗视之，若大反古代，细察之，则古代之遗毒未及尽祛，而其优点且已丧失矣。藏书本而用活页，此体式之异也。覆四部而用十通，此分类之异也。编号以索书，此编目之异也。而不校异同多寡，不辨真伪是非，删解题之叙录而古录之优点尽矣。现代目录之稍进于古录者，惟在索书号码之便利与专科目录之分途发展耳。目录之内容，分类之例，究未适合书籍之需要也。

岳麓书社

阅 览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著



岳麓书社 · 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3. 1

ISBN 978-7-5538-0036-3

I. ①中... II. ①姚... III. ①目录学史—中国

IV. ①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2701 号

ZHONGGUO MULU XUESHI

中国目录学史

作者:姚名达

责任编辑:蒋浩 张卫国 曾倩

特约编辑:李红艳

责任校对:舒舍

封面设计: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 yueluhistory. 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 http://ylbooks. taobao. com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960×640 1/16

印张:20. 25

字数:272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7-5538-0036-3/G · 1128

定价:27. 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例，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讹误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自序

书恒有序，以自炫也；而美其义曰：述著作之旨！自《庄子·天下篇》《太史公自序》已不能无过实之辞；其他复何论哉？名达三十二载之生程，印满汗血与泪之污迹：智不足以免饥寒，仁不足以救妻子，勇不足以雪耻辱，其有忝于达德也甚矣！方且貽讥学阀，见笑高朋，招架不住，落荒而走；允宜效金人之三缄其口，法董子之下帷三年；岂敢妄弄丹铅，嫁灾梨枣，自欺之不足，复以欺世乎？虽然，吾之著作，非以猎取功名，亦非为博得升斗；正因学力孱弱，窃欲借此多读专门之书以自营养耳。忆昔清华园中，涵芬楼下，优游修习，其乐何极？而不幸一遭倭燹，再罹乱离，内增家室之忧，外乏图书之养；犹复妄据讲坛，漫刊空论；驯致荏苒五年，学无寸进。其不合流同污，与狗争骨也幾希！及乎妻死家残，故交乖戾，然后恍然于傲骨之不容于媚世而实学又不足以称其虚名也，乃有折节读书之志。

先是，二十四年冬，王岫庐先生以《中国目录学史》相属。名达自维业愧专门，学无创获，旧著《目录学》舛漏百出，方滋内疚。故受命之后，忧心忡忡！每趁课暇，辄走京、杭各图借读，累月弥年，丛

料愈积而组织愈难，乃力辞复旦讲席，移居杭州，专心研求，又历八月，始克告成。其始原欲博搜精考，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故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依时代之先后叙成系统。佛教目录即其残迹。著作过半，始知其规模太大，非克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亟毁已成之稿，改用主题分篇之法，撷取大纲，混合编制，几经改造，遂为今式。

是书绝非成熟之作。如能假以岁月，或可保持最初彻底研究之精神，求得明确详备之知识。惜因汗青期迫，致有虎头鼠尾之弊，不能一一如意探寻，私衷深以为憾。书中论断，多出心裁；近人新作，未克遍窥。姑举数端，聊示一斑：对于史事之考察，如谓《别录》无辑略，《诗》《书》皆丛书，《隋志》四部为《七略》《七录》之嫡裔，而非荀勖、李充四部之后身，《佛经》之《旧录》及《别录》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及《别录》，马怀素之续《七志》与褚无量之整比四部并不同功，此类皆一反古今成说，不憚立异之讥。对于编制之体裁，杂用多样之笔法，不拘守一例，亦不特重一家。务综合大势，为有条理之叙述。亦一般不习见者。对于研究之结论，间有创说，如谓目录必兼解题与引得而有之，丛书必须拆散，不应合入总类，文集如不作分析目录则宜改入总类，皆昔人未出之言也。然统较全书得失，则其创获远少于过谬。如详究《佛经》目录而抹杀藏书目录，讲述分类而忽略编目，甚至同于特种目录篇中，亦各有详略，每无理由之可陈。此其剪裁之失均，大病一也。有时专读一书，兼旬弥月，有时片刻之间，涉猎数部，初则每书必目击心知，后竟望名生义。此其精懈之不等，大病二也。其他挂一漏万，知古昧今，荒谬之处，诚不堪专家之一击。且丛稿盈箱，每有已知而未用；私见所及，临时反忘而不录。他年如有余兴，尚拟痛改而重造之，不敢隐恶拒善，自画于不知妄作之列耳。

当名达之写此稿也，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趲程愈远而痛苦愈深，废然思返者数矣。况又箠觚屡空，典质俱尽。而又不愿苟且，初未

因腹馁而漫翦报纸法令以充篇幅而图速成。当斯时也，有人焉济以干粮，煦以慈爱，俾其精神复振，有进无退，乃克有成，斯诚不可以不纪。今日何日？非吾父母六旬诞辰耶？非巴雪楼翁许吾与漱泉订婚之良辰耶？谨以此曾经用功而成绩极劣之著作呈献于父、母、雪翁暨漱泉之前，尚祈继续扶助而勉励之，俾于崎岖行尽之后，终能步入学域而有所树立，则尤幸事也。

最后，更以至诚感谢陈叔谅先生暨浙江省立图书馆诸君子，赖其恩惠，享有最大之自由，始得丰厚之养料以喂此弱不胜衣之婴儿。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姚名达。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自 序	1
叙论篇	1
目录	1
目录学	4
目录之种类与目录学之范围	7
目录学史之组织	11
溯源篇	14
上古典籍与目录之体制为何如乎？	14
刘向等典校秘书之义例	25
刘向等写定叙录之义例	28
《别录》与《七略》之体制不同	32
刘歆分类编目之义例	36

分类篇	41
分类之原理	41
类之字义	42
事物之分类	42
学术之分类与思想之分类	44
图书分类之始	45
《七略》之分类法	46
类书与目录学	51
五分法之偶现与四分法之代兴	51
《七志》与《七录》	53
《五代史·志》之《经籍志》	59
正统派四部分类法之源流	68
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	71
《隋志》以前之专科目录	72
《隋志》以后闯出四部牢笼之十几种分类法	74
对于《隋志》部类之修正与补充	92
新分类法创造之尝试	103
西洋近代分类法之进步	109
杜威《十进法》之接受与修正	115
体质篇	119
目录之体质	119
编目法之演进	120
解题之有无及其派别	124
检字引得之进步	124
目录体式之变态	125

校讎篇·····	126
校讎与目录·····	126
汉代校书七次·····	126
魏吴两晋校书六次·····	127
南北朝校书十余次·····	130
唐代校书四次·····	133
宋代校书五次·····	139
元明二代不校书·····	141
清代校写《四库全书》·····	141
私家校讎·····	143
史志篇·····	146
史志之价值·····	146
史志之源流·····	147
《汉书·艺文志》及后人之研究·····	148
《后汉艺文志》之补撰·····	150
三国、晋、南北朝《艺文志》之补撰·····	151
《隋书·经籍志》·····	152
《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及《唐书·经籍志》之关系·····	153
宋《国史·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	155
《通志》与《文献通考》·····	156
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之补撰·····	157
明《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及《明史·艺文志》之演变 ·····	15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三《通考》、二《通志》《清史稿》 ·····	159

四种集刊·····	160
宗教目录篇 ·····	161
宗教目录之分道扬镳·····	161
天主教与基督教之目录·····	162
佛教目录之全貌·····	163
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	164
佛录之始创者·····	170
三部伪录·····	170
第一部总录·····	172
竺法护与聂道真·····	173
支敏度之《经论都录》及《别录》·····	173
《二赵经录》·····	174
奠定基础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	174
僧睿之《二秦众经录目》·····	176
南北朝佛录概观·····	177
道祖之《众经录》·····	177
王俭之《佛经录》·····	178
萧齐三录·····	178
空前精善之《众经别录》·····	179
现存最古之《出三藏记集》·····	181
僧绍与宝唱·····	186
阮孝绪之《佛法录》·····	188
分类甚精之李廓与法上·····	188
南北朝之译经目录与梵经目录·····	189
南北朝不著名之佛录·····	190
隋代之佞佛与撰录·····	190

法经之《大隋众经录目》	191
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	193
彦琮之《隋仁寿年内典录》	194
彦琮之《昆仑经录》	195
释灵裕之《译经录》	196
智果之《众经目录》	196
唐代之集大成	196
玄琬之《众经目录》	197
道宣之《大唐内典录》	197
静泰之《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	201
靖迈之《古今译经图纪》	201
明佺之《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202
至高无上之智昇《开元释教录》	203
智昇别录三种	209
毋煨之《开元内外经录》	210
圆照二录	210
唐宋之译经录	210
《大藏》刊版所知表	211
庆吉祥之《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212
藏文蒙文满文之大藏	213
解题最详之《大藏经纲目指要录》	213
王古之《大藏圣教法宝标目》	215
智旭之《阅藏知津》	215
日本佛藏目录	217
道教与《道经》	218
《道经》目录及分类之创始	219
陆修静首创《灵宝经目》	220

王俭与阮孝绪·····	222
《玄都观一切经目录》·····	223
唐代诸道录·····	224
宋刻《道藏》之目录·····	224
《云笈七签》·····	227
元明以后之道录·····	228
专科学目篇 ·····	230
专科学目之作用及其源流·····	230
经解目录·····	231
译书目录·····	232
哲理目录·····	236
宗教目录·····	236
文字目录·····	236
教育目录·····	237
社会科学目录·····	237
自然科学目录·····	238
应用技术目录·····	239
艺术目录·····	241
文学创作目录·····	245
地理目录·····	248
金石目录·····	251
历史目录·····	255
国学论文目录·····	273
特种目录篇 ·····	276
特种目录与专科学目之分野·····	276

丛书目录	277
个人著作目录	283
地方著作目录	284
禁书目录	286
刻书目录	287
阙书目录	288
版本目录	289
善本目录	289
敦煌写本目录	291
举要目录	293
解题目录	296
辨伪目录	297
结论篇	298
著者对于古代目录学之感想	298
著者对于现代目录学之感想	298
著者对于将来目录学之希望	299
后 记	302

叙论篇

目录 有一书之目录，有群书之目录。“《尚书》有青丝编目录”文选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语，此一书之目录也。班固所谓“爰著目录，略述洪烈，述《艺文志》第十”汉书叙传语。今人引用此语者，每抹去最后一句，而漫属上文“刘向司籍，九流以别”为句。殊不知此“爰”字属于班固而不属于刘向。盖因向已别九流，固方得借以著目录为艺文志也。试比较叙传其他各条，便知此义，此群书之目录也。遍辨其名之谓目；详定其次之谓录；有多数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曰目曰录，皆非单独，义本相通，故成一体。万事万物，莫不有名，即莫不有目录；然多随意编次，不成学术。独图书之目录，发生甚早，发展甚速，其为学者所研究且成为一切学术之纲领也，尤迥异于他项目录，故独成为专门之学术焉。一般简称图书目录为目录，固非无由。

考目之本义原为人眼：甲骨文有铁云藏龟页十六之一、铁云藏龟之余页十一之一、铁云藏龟拾遗页十之三等字。拙著目录学误据殷虚文字类编，妄谓甲骨文无目字，失之不考，深滋内疚。谨于此敬告读者曰：凡本书论断有与旧著差异者，请以本书为主，勿怪其矛盾，《夨目父癸爵》有字，皆象人眼

外匡内矚之状。《管子》宙合：“目司视。”《礼记》郊特牲：“目气之清明者也。”然人眼有二，木之节似眼而其数不限于一，故木节亦谓之目。《考工记》：“斫目必荣”，注：“目，干节目也。”《礼记》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吕氏春秋》：“尺之木必有节目。”后世以复数之名物谓之节目，即援斯义而引申之也。《周官》天官：“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公羊传》僖五年：“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见者，前目而后凡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事也。”故目者凡之反，有逐一称道之义。《论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人。’”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其例也。自后凡有著述者，多撷二三字为一篇之眉目。故刘向校书，“辄条其篇目”汉志；“比类相从，各有条目”汉书本传。渐进而与录字结合为一体矣。

录之本字作录：甲骨、钟鼎文字皆无录字，仅有录字，作殷虚书契前编卷六页一之八，后编卷下页十三之十四，菁华页五之一，颂敦录伯戎敦多父槃等形。俞樾《儿笱录》：“《说文·金部》：‘录，金色也，从金，录声。’樾谓录为金色，于古无征。许君盖依录字说之。录从系，为色青黄也，故录从金为金色，金之色亦在青黄之间也。然恐非字之本义。今按录者，录之或体也。《录部》：‘录、刻木录录也。’刻木必用刀，故或从金。《周官·职币》曰：‘皆辨其物而奠其录’，杜子春曰：‘定其录籍也。’隐十年《公羊传》曰：‘《春秋》录内而略外。’盖古人文字，著在方策，故谓之录，即从刻木之义而引申之也。录与慮，古音相近，故录囚亦谓之慮囚，《金部》：‘鑢、错铜铁也。从金，慮声。’错铜铁谓之鑢，刻木谓之录，盖声近而义可通矣。”章炳麟《小敦答问》：“凡言记录者，借为刻木录录之录，古为书契，本刻木为之也。束、缕、录，古音皆在侯部，得相通假。缕、录同为束，犹缕、录同为刻矣。”推俞、章二家之说，察甲骨、钟鼎文字之形，则录字为